

孔子家語

王肅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 諸子百家叢書



B2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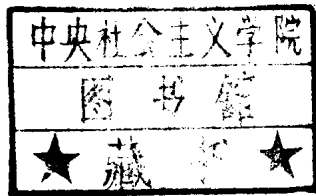
DG07/02

諸子百家叢書

孔子家語

王肅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諸子百家叢書

孔子家語

王肅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4.125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4000

ISBN 7-5325-0824-2

B·112 定價：1.90 元

出版說明

先秦兩漢魏晉的「諸子百家」之書，是中華傳統學術思想的一個源頭，各家所表達的思想理論，對後世影響極為深遠。其中不少著作，又被公認是優秀的散文作品，千百年來傳誦不絕。鑒於讀者需求，我社先已選編出版了《老子》等二十種（十六冊），頗受歡迎。今特續選四十三種，即：一、《陰符經》，舊題黃帝撰，周呂望、范蠡、鬼谷子、漢張良、蜀諸葛亮、唐李筌六家注；二、《關尹子》，舊題周尹喜撰；三、《亢倉子》，舊題周庚桑楚撰，宋何粲注；四、《鬻子》，舊題周鬻熊撰，唐逢行珪注；五、《公孫龍子》，周公孫龍撰，宋謝希深注；六、《鬼谷子》，梁陶弘景注；七、《子華子》，舊題周程本撰；八、《尹文子》，周尹文撰，魏仲長統校定；九、《鶡冠子》，宋陸佃解；十、《穆天子傳》，晉郭璞注；十一、《十洲記》，舊題漢東方朔撰；十二、《列仙傳》，舊題漢劉向撰；十三、《抱朴子》，晉葛洪撰（以上均為明《正統道藏》本）；十四、《握奇經》，舊題風后撰，漢公孫弘解，晉馬隆述讚，宋高似孫注跋；十五、《尉繚子》，周尉繚撰；十六、《曾子全書》，宋汪晫編；十七、《子思子全書》，宋汪晫編；十八、《鹽鐵論》，漢桓寬撰，明張之象注；十九、《說苑》，漢劉向撰；二十、《獨斷》，漢蔡邕撰；二十一、《傳子》，晉傅玄撰；二十二、《神異經》，舊題漢東

方朔撰，晉張華注；二十三、《博物志》，舊題晉張華撰；二十四、《神仙傳》，晉葛洪撰（以上均為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二十五、《六韜》，舊題周呂望撰；二十六、《司馬法》，舊題周司馬穰苴撰；二十七、《吳子》，周吳起撰（以上為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影宋寫本）；二十八、《鄧析子》，周鄧析撰（明刊本）；二十九、《慎子》，周慎到撰（江陰繆氏蕙香簃寫本）；三十、《孔子家語》，魏王肅注（明覆宋刊本）；三十一、《孔叢子》，舊題秦孔鮒撰（杭州葉氏藏明翻宋本）；三十二、《周髀算經》，舊題漢趙爽注，北周甄鸞重述，唐李淳風注釋（南陵徐氏積學齋藏明刊本）；三十三、《九章算術》，晉劉徽注，唐李淳風注釋（微波榭刊本）；三十四、《太玄經》，漢揚雄撰，晉范望注（明萬玉堂翻宋本）；三十五、《新語》，漢陸賈撰（明弘治刊本）；三十六、《新序》，漢劉向撰（明翻宋刊本）；三十七、《白虎通德論》，漢班固撰（江安傅氏雙鑒樓藏元刊本）；三十八、《風俗通義》，漢應劭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元本）；三十九、《論衡》，漢王充撰（明通津草堂刊本）；四十、《潛夫論》，漢王符撰（述古堂影宋寫本）；四十一、《申鑒》，漢荀悅撰，明黃省曾注（明文始堂本）；四十二、《中論》，漢徐幹撰（江安傅氏雙鑒樓藏明刊本）；四十三、《人物志》，魏劉邵撰，北魏劉昉注（明刊本）。訂為十八冊，正文加上斷句，影印出版，以便選讀。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六月

目 録

孔子家語序（王肅）	一
孔子家語目錄	二
第一卷	
相魯	三
始誅	四
王言解	六
大婚解	八
儒行解	一〇
問禮	一二
五儀解	一三
第二卷	
致思	一七
三恕	二二
好生	二四

第三卷	
觀周	二八
弟子行	三〇
賢君	三四
辯政	三六
第四卷	
六本	四〇
辯物	四五
哀公問政	四八
第五卷	
顏回	五〇
子路初見	五二
在厄	五五
入官	五七

困誓	五九
五帝德	六二
第六卷	
五帝	六五
執轡	六六
本命解	六九
論禮	七一
第七卷	
觀鄉射	七四
郊問	七六
五刑解	七七
刑政	七九
禮運	八〇
第八卷	

冠頌	八五
廟制	八六
辯樂解	八八
問玉	九〇
屈節解	九一
第九卷	
七十二弟子解	九五
本姓解	九九
終記解	一〇一
正論解	一〇二
第十卷	
曲禮子貢問	一一一
曲禮子夏問	一一六
曲禮公西赤問	一二一
孔子家語後序（黃魯曾）	一二三

孔子家語序

王氏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于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不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於前人。乃慨然而嘆曰。予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已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昔仲由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天喪斯文。故今已傳斯文於天也。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

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絕。故特爲解。以貽好事之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子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也。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十二乎。孔子曰。堯以火德王天下。而尚黃。黃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

孔子家語目錄

卷之一

相魯

始誅

王言解

大婚解

儒行解

問禮

五儀解

卷之二

致思

三恕

好生

卷之三

觀周

弟子行

賢君

辨政

卷之四

六本

辨物

哀公問政

卷之五

顏回

子路初見

在厄

入官

困誓

五帝德

卷之六

五帝

執轡

本命解

論禮

卷之七

觀鄉

郊問

五刑解

刑政

禮運

卷之八

冠頌解

廟制解

辨樂

問玉

屈節解

卷之九

七十二弟子解

本姓解

終記解

正論解

卷之十

曲禮子貢問

曲禮子夏問

曲禮公西赤問

孔子家語目錄

孔子家語卷第一

王肅注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中都魯邑制為養生送死之節。如禮年五長幼異食。十異食也強弱異任。任謂力作男女別塗。任不用弱也路無拾遺器。不雕不攘。不攘不聚土以不樹松栢行因丘陵為墳。不封不聚土以不樹松栢行不封。不封不聚土以不樹松栢行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魯國在東故法定公謂孔子曰。寧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所生之物咸得其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季子于遂昭公死子乾侯平子別而葬之。不令近先公也孔子瀟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子之平今合之。所以排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為魯大

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會遇之禮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萊人東夷雷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侮。敢以兵亂之。裔夷春秋傳軍所獲裔也言此三者何敢以兵亂兩君之好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夏不亂華。華夏中國之名僇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作。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盪一等。曰。匹夫榮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連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愆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

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魯大夫也。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梁丘據魯聞齊魯之故事。

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作犧牛及象。於其背爲飾。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

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秕稗。秕穀之不成熟。稗者雜草之似穀者。

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四邑。鄆。濰。龜。陰也。汶有汶陽之田。

陽之田。本魯界。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卿大夫稱邑。求甲也。

無百雉之城。高丈長丈曰雉。三堵曰雉。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廩三

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

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強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許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需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需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不求有司。有司。司常。其存焉。皆如歸焉。言如歸家。無所之也。

始誅第二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兩觀尸於闕名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醜謂非義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撮其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士之烈人虛偽亦聚黨也而韓非謂華士耕而後食。豈非而欲信其如此。管仲而太公誅之。豈所以謂太公者哉。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是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愛矣。

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往。

執之。字也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老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孝。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行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欲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庸用也。即就也。刑教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當謹之自謂未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既陳道德以而後為。應是先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毗。輔也。言師尹是。以威厲而不迷。當曉諭天子使民不迷。

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陵遲猶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王言解第三

曾子間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可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之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間也。難對。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振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算。非道德不明。雖有國

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則必還師枉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平。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廛皆不收賦。漢明也。職異言及市廛皆不收賦。漢明也。職異言及市廛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

則下耻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璞。餘男。慤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怨。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濯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爲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貧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然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

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爲里。千步爲井。三井而埒。埒三而矩。此說不可以言井。井自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方里之名。疑此誤。有國。乃爲福積。資求焉。恤行者有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獄。豈弋。弋。獵網。弋。獵射網。非以盈宮室也。徵歛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如飢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

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民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爭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枉席之上言安而無憂

大婚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曰敢問人道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夫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君不爲正百姓何所從乎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至矣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爲親捨敬則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魯問公之後得郊天之故言以爲天下之主也公曰寡人實固固不固安得聞此言乎

寡人欲問。不能爲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言宗廟天地之神。出以治直言之。禮以立上下之敬。言夫婦正則始可以治正。禮矣。身正然可以正人者。物耻則足以振之。耻事不知禮。國耻也。以典之。耻國不知足。足以振救之。國耻也。故爲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故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本也。傷其本。則支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言百姓之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所法而行。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則大化懷乎天下矣。氣昔太王之道也。太王出亦姜女入亦姜。及人之身。愛其子。以及女國無繇民愛其身。以公人之子。故曰太王之道。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

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也。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而爲其子也。孔子遂言曰。愛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天道也。公曰。敢問何能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不閉而能久。言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無極。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言也。幸煩子之於心。欲煩孔子謀識。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

